

求是堂文集卷之六

瀑音二集序

求是堂文集卷之六
瀑音二集序
柴桑文德翼著
朱文德翼著
求是堂

黃皇先生瀑音二集垂成適余過盱上先生畱遊二姑
因命作序竊笑兩姑之間難爲賦一詠三嘆於黃鍾大
鏞之餘音尚不得聞其何以序乎蓋古之善言音者如
考工述雕虫之鳴莊子狀怒號之籟後之工於立言者
卒莫是過焉瀑天地間一大奇也善言瀑者自古蓋寡
余生長宦廬之下於瀑狎矣長者千尋短者百丈奇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疊偶者雙飛或曰垂虹或曰奔電或曰銀漢或曰玉

簾或曰天紳或曰山帶皆瀑貌耳非瀑音也瀑之音獅

吼龍吟不足言其大也風號雷迅不足言其遠也霜鐘石鼓不足言其奇也晉石魯壁不足言其怖也鉅鹿

戰聲不足言其悲壯也蘇門山管不足言其幽冷也先

生家子瀑里性而好之與淵明田間之水弘景松下之

風元之竹樓之雪皐羽鹿田之雨音之鉅細則有分矣

故其爲詩陵六代駕三唐自吐胸次所欲言如從天下

如自空來其陵六代也非正始之音而瀑音也其駕三

唐也非神龍天寶大曆之音而瀑音也先生捨宅爲寺

軒號虎溪意是廬山瀑神遊戲於龍門鴈門之間耳余
友仲光氏以彈琴茲邑遂強引五老丹霞瀑證之猶存
乎見隘歎廬山門人余子山吳指也受獨知之契不喜
其早達而喜得入正人門墻先生以趙儕鶴爲師張日
葵爲友熊于侯爲座主三君子壁立千仞波涵萬頃余
子祭川先後得講淵源榮且幸矣朝焉夕焉以瀑音爲
課誦何啻師遇伯牙移情海上然余猶以爲海音道廣
瀑音性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日訪艸堂修蓮社得
從師弟子後先洗耳以聽斯音雖鈞天之奏簫韶之廢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二

不以易也已

竊工艸序

君子窮達不入乎心則德自進工拙不出乎慮則業自
修詩亦德業外篇耳古謂詩能窮人歐陽子反之曰詩
不能窮人也惟窮者乃工然天下窮男子何限能工詩
者幾人哉窮者不必工工者亦不必窮曹家父子謝氏
兄弟豈窮人哉蓋工亦不能違工工亦不能盡工有以
一首工者如孤鴈鷓鴣之類是也有以一句工者如楓
落倚樓之類是也察其人皆非蘆中窮人窮者乃工斯

義墮矣且詩正不以工爲工也顏謝工而柴桑以澹勝
之梁陳工而射洪以朴矯之論詩者左顏謝右柴桑乎
進梁陳退射洪乎秋水芙蓉不工而工乃天工耳南城
張旦復故人之子也意其爲五陵公子六郡良家乃澹
若布衣靜如處子終年閉戶折節讀書德業豈可量哉
一日出窮工艸一帙見示僕笑曰人情惡窮而口喜言
窮爲僞而已矣子豈作僞而翩翩佳者詡詡窮乎蓋移
城市之態於林泉避陽焰之影於霜雪亦吾子之冷然善
自窮也三年之詩不敢卽諛曰工然正以不遽工不盡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工而詩之寶所踰一城而更企一城焉詩之工以子而
窮可矣

曠期堂詩集序

余小艸時識武塘王子聖若於諸生中蓋恂恂乎一少
年也已卯棘試危得舉矣卒以貢入成均才年俱不可
及後來之秀自應得大名不足爲之浚憾也自辭纓復
禍渾忘爲一塵二塵之事頃以頗衰老子望梅峯之碧
涎荔子之丹途窮友生聖若適在焉儼如生平恍若夢
寐但豐順長鬣已非當日矣儂矣別駕一官不足重聖

若而聖若能重別駕非龍性難馴而騁足可騁之說也
承歡然道故把杯清署中爲之坐想昔魏晉之間王太
保休徵以純孝至行年幾五十始起家別駕卒位三公
今聖若所遭之時所操之德所受之歲所策之官無一
不與休徵符則三公之座固宜復其初矣雖然正始之
初太保不在能言之列而能不言以是稱爲盛德殆猶
善用其短耳聖若曠期堂詩哀然成集上追風雅下逼
離騷與唐人名勝翱翔頡頏莫適雌雄又太保之所謙
遜未遑而後來者居上也然余誦其詩知以選人往返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四

長安者七八一刺空懷彌增骯髒斗米安索徒羨侏儒
竊琴而哭金臺彈筑而歌易水固其宜也及乎縮半刺
擁專城坐嘯自如宿醒未醒視疇昔之勞佚愉苦固不
同年而語矣乃簿書期會米鹽凌雜之餘且護軍水陸
千里受事文武二關足不旋踵目不交睫手不停披於
是乎縣日也博而閱時也夥聖若之詩又從而著焉韓
退之吟詠軍中恃有裴相梅聖俞唱和塲屋樂得歐公
不知聖若之與偕者誰何氏也而其詩則工矣夫無心
於事者乃能無事於心政治其寄焉耳若心懸祿利僞

譚詩酒以無所事事爲高斯鄉者太保之所羞稱而魏
晉終憚其名教者此也聖若爲人智圓義方大心小
三十年餘賞鑒其器識者何限尚戀戀於匡廬一野叟
修敬淪涯如此則其所崇尚過人遠矣無所於報聊以
謏謏緒言當呂虔之贈而已

金陵詩引

蓋金陵者地名佳麗人號風流懷古雄篇感時雅製銅
駝夜泣偏生雜邑之謠玉馬晨趨再過昭陵之句三吳
公子五嶽閒情爰取青鞋傲從白下王褒不仕門人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廢蓼莪李源漫遊僧輩旁通因果竒傲於一丘一壑寫
興有二十二章逸氣雲飛清姿月上過新亭以儼若望
故國而悵然云爾

墨歷禪師遊九溆詩序

師約余遊九溆時方示疾過而問之已荷杖而先往矣
歸寄詩二章動余且命爲引曰疾良已余惑之枚子曲
學聲色飲食馳騁之樂固無足言至廣陵八月之濤賊
日驚心如此尚謝病未能豈九溆夏倍天下壯觀乎何
已疾之遠也病者一遊而病頓無無病者遊而無病又

何無耶余微妬師之先往曰遊食目也如日食然不饑十日則享不太牢一曙而饜之一曙而噉之矣師所然日子不憶荔子丹乎危得之而卒未嘗於口病正坐不早遊耳余伏且謝他日於石壁雲巖之上誦其詩乃知我師真到九滌者

古水法師雲巢集序

古水師巢雲巢之上俯視塵寰中人如小虫蠕蠕欲動宜不足供一盼睐者一日下雲巢曳杖於南湖清冷之濱訪南湖船子授以山居秋興一笥且曝且誦之則五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六

七言近體各依韻三十章也船子欣然語之曰有是哉僧之似也不動之尊僧似山矣無生之學僧似秋矣有句無句之義僧似詩矣雖然似則似是則不是也若古水師其殆是乎我見古師如見古山如見古秋亦如見古詩焉詩招山之魂也是宋玉之於正則也詩移秋之情也是伯牙之於子春也南湖涔蹄望雲巢在天上師以是集散香雨於湖湖水且化爲五色而況船子之蘭槳乎吾廬自石門諸道人而後代不乏詩詩如古師譬若遠公手植西域寶樹有時放花如盤又譬若開先清

源池有時流蓮花瓣如車輪不可常有是惟珍耳

郭夫副遊艸序

去秋遊梅峯攜陳白雲詩歸不啻載白暗黑暗以歸也
白雲從閩南客秣陵然憇盆浦廬山最久詩最多意欲
編刻以附寓公元結符載之後未遑也今秋去問郭先
生來投以秋浦及盆浦詩視白雲詩益工益老遊跡與
白雲相似而冠蓋交遊甚都則遠過之矣閩固多君子
十二代之詩皆宗盟於石倉白雲一老布衣爲寒剏處
山二公所推重遂壓倒一時而石倉之部碎春花上林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忽產一洛如尤可矜貴也去問以長句近體繼其後塵
廬山乏靈得技拂焉斯亦偉矣他日寓公一席更不乏
人石倉亦寓益者天下文章之棹楫今猶懸也斯人不
作余竟以先生爲虎賁矣

熊木升詩集序

雪舫道人者吾友約生先生元子木升氏也先生孤韻
高風寢范粲之車爾王樵之室於茲有年矣木升以曠
代逸才棄去經義與枯禪牧豎爲伍獨恣雅於詩詩無
體不備而簡嚴涓潔大有元人之致先生奇之不問也

余嘗觀元諸君子實宋遺民也或以詩行於觴政或以詩傲於鄉比似戲而實莊似懽而實痛至今尚能道之如以一人糾之由甲而乙各授其意以爲句有次第語不逮意責在衆意舛而語自工責在糾者是觴政之爲也懽而痛矣如小春月望命題正月望日收卷三月三日揭曉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自第一名至六十名賞羅綠襪淡衣筆墨有差是鄉比之爲也戲而莊矣余於是嘆元之詩禁寬諸君子尚能放意如此豈與夫負影隻立或一二同心哭浚山淪幽澗不敢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八

出其詩以示人者比哉今年春木升過湖上與兒輩呼觴聯句久之余語之曰昔人稱詩爲騷之苗裔元人多楚聲其習騷者耶余與木升俱居楚子又熊氏騷之苗裔莫子若矣嗚呼使木升而遇時世掌絲綸豈足侈乎哉何楚聲之多也

湯穆如遊廬山詩序

昔何思澄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齋閣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楊衡自號匡廬山人其詩爲應進士謁行卷者益之始盡一

日見其人問一一鶴聲飛上天尚在不曰知公所甚懼
不敢盜也何楊皆不盛於廬山之下而詩名似爲山所
助故書於壁盜於卷千古遂共知有何楊吳門湯子穆
如一代文人也詩特鶯鶯之一毛已推當時上瑞矣一
日放舟益口尋廬山雲霧窟遂客於營平之館殆一年
所朝夕三十六峯招五老揖七賢與之風雨晦明而吟
咏不已也至其高蹠幽尋足目所赴又不啻倍之宜其
詩之震棹於瀑聳峭於石而困輪離奇於恠松也歟余
老而非三五時旣無所事盜雖有郊居小齋閣又恐不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九

足辱名詩惟從史梓氏布之壇坫俾寓內因詩而彌想
廬山因廬山而彌想湯子不已兩重乎雖然金馬有門
白虎有觀登歌雅什必埃華英詩曰穆如眞穆如也何
楊瑣瑣曷足以云

江森齋詩選序

余家居濂溪之間每明府下車輒趣館下修民敬而已
不敢他有所及一日兒子持除日至喜曰幸得菴齋江
先生爲君矣余雖老猶憶新制義中見其文傑然高古
曰是龍眠江乎曰然龍眠今冠蓋里而江又奕世有文

人者也田疇子弟並以仙之足矣先生至卽枉高軒報
謁延室中飲手授詩選大小二冊屬序之余拜而藏之
曰先生不以讀法催耕示意父老而顧急急於斯文豈
卽處子琴意耶歸而展誦鏗然如玉泠然如泉皎然如
積雪熙然如和風殆一世清絕者耶漢元漫郎萬邑也
春陵行詩沁入人脾胃而杜工部和之以爲得如元七
八公布置天下則萬物吐氣元詩豈他異哉蟬鳴鶴唳
亦極其清致而已先生今治元寓邑憑吊其故墟隣里
而以春陵行之意休息之江廣之思豈繫是詩傳金石
是堂文集

卷之六

十

考絃索已哉余嘗與兒子類家集多者如江一姓晉邈
事卽偉太常適宋北中部長史智浚齊中書卽奂梁金
紫光祿大夫淹都官尚書葦建陽令洪隋開府總道士
爰集不下數百卷或存或不存而清艷如南漪先生尤
後來之秀矣余辱龍眠諸君子交存沒不一族而老友
如畧山孫公飲光錢公大師無可公詩皆標領新異往
年適三山羨湖姚公亦投以詩集其氣味尤與磊齋絕
近豈山川英靈一時所聚歟何其多奇也

綠雨禪師和栢堂山居詩序

天下略三百支山三千而山居萬無一焉俗中人蟻聚
蜂屯蝟起麀集於所謂通都大國赤縣神州者曰吾居
在焉否則桑陌麥隴竹林茅舍長子孫分族姓亦曰吾
居在焉卽有高士向平之累多許掾之具少癯則少文
之臥遊懶則子美之空聞而已山居雖欲不讓仙佛中
人豈可得哉山居者必不能漠然於山居也逴逴形之
於詩亦如山鳥之鳴山猿之啼山中木客之吟嘯蓋氣
味性情不自覺也栢堂和尚始以山居詩倡喜而和之
者遍天下綠雨師憇匡廬時亦得四十章同人有利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一

者而屬序於余余身雖謝城家猶負郭非山居者也而
何以序然得而意之矣嘗試以問師曰人生因緣一事
耳禪一事也山居亦一事也詩又亦一事也我師以詩
不異山山不異禪乎且以詩卽是山山卽是禪乎自東
山法門開而鴻仰曹洞雲門皆山也臨濟獨不山居而
水居何歟豈欲津梁舟楫有取義於自濟濟人歟抑偶
然逢濟則止歟使無非山也必終有一山碍胸猶無非
詩也亦必終有一詩碍胸矣師將何以禪歟且何以承
嗣臨濟歟師必曰僧之於山猶山之於僧也詩之於禪

猶禪之於詩也綠雨之於栢堂猶栢堂之於綠雨也欲
生分別可乎使俗中人一日入山藉三寸之苔撫百尺
之松餐萬頃之雲田噉千岩之瀑水誦師四十章之清
詩天女不爲之散花迦葉不爲之起舞余不信矣而況
師之自得其得一唱而三嘆者又在八句七音之先者
乎

王山長溪上草堂詩集序

唐人重選體而宋人薄之元以下亦薄宋體宋之詩不
及唐固也而其人與其論詩蓋亦有夔乎唐以上者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三

石中立慶曆盛德詩卽韓碑柳雅何以過之而其人品
之高真與泰山比矣梅聖俞論之詩曰狀難寫之景如在

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信斯言也微杜少陵不足
以當之而其風流蘊藉人亦不以爲宋人乃一僅爲學
博一僅爲都官不得與韓歐以文章符於事業作名公
卿豈非命哉熊湘王子山長三十年才名一入長安問
孝廉船者皆鉅公偉人繹繹不絕著書等身而溪上艸
堂詩集尤奔走人士一日遍天下乃布湖州之教於劉
長房之州其骭臄之骨固有踰於中立而倡和之雅則

微遜於聖俞知山長之詩者什九而知山長之人者什
無一也良可悼者此耳余誦其詩不位置其格於天
乾元之間而下況宋人卑卑無甚高論豈有所藉哉
淺竊慨於其遇也已楚無詩楚人而盡能詩也故曰

詩也屈宋不悲憤偃蹇不能成屈宋是上宮子蘭適
知已何足憾哉山長之爲人酷如見中立之再生而

爲詩又甚有味乎聖俞之持論也嗚呼楚之詩之於近
時也一闕於公安再盛於竟陵今不敢不以此事推湘

潭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高近人冬菁園詩序

莊士之與韻人自異致也綜其實不然今夫金玉珠璣
以暨白暗黑暗質之至堅者也其中莫不煒然有光焉
其無文者必其僞者耳斯不足明莊與韻之共域乎潰
州高子近人聞其令譽久矣曾客麻姑山余友人何子
印茲劉子廣生亟稱之今年暮春寓潰近人不以爲枯
株朽木嘗過僧院相訪覩其光儀莊莊然端恪君子也
以冬菁園詩見示劉覽旬日風硯之吟如聞胎厭除夕
有作想見友于他如曠如之興常寄花鳥之中而超然

之懷又陵山水之外孝友文章真占名教之樂地者乎
夫韻不自韻而韻必有其質如園菁之敷於冬也鴻烈
子所謂青青者未嘗去之也人具有其青青者而自稿
黃之則質漸非其故卽春陽燠遂且空羨萬木之欣欣
而况遘堅冰嚴雪之候乎近人以行耘學績上與宿應
下布雷封他日紫芝于蔦之詞漫郎春陵之什將列之
史氏以備採雅風視君家達夫五十而始學詩豈不達
哉紫芝漫郎達夫皆古之莊士也而卽古之韻人必以
體質之纖妍斌媚爲韻得直方大六二之又遂不與於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十四

黃裳元吉乎余於近人益識其人直不可以皮相也

栢園詩艸二刻序

昔陳希夷居九室巖相蒼水曰子無仙骨急流勇退人
也夫人當水緩波柔夷猶上下進退自裁有餘裕耳至
若乘長江風破萬里浪雖欲收帆停棹其勢莫由蓋流
旣急退何能勇哉急流而能勇退非具仙骨斷不足以
當之余嘗見近時士大夫列卿貳陟宮保或污白簡言
或中考功法漫言解帶驕語掛冠曰淵明是吾師也天
下固多淵明哉且今日而東山高臥明月而北山移文

朝夕齊梁旦暮周漢又不足言也已臨臯樊念菴先生
以上第名家屈首就安州學甫改平鄉不及一暮遂堅
請歸田自號近陶居士嘯咏栢園中詩多成集夫豈近
陶而已蓋將且大過之陶以陳乞得官非關朝命以白
髮垂髻罷任非繫盛年先生當經營四方之時而遽爲
徘徊三徑之事豈不高哉余每嘆元秀陽城何易于之
徒崑百里之巢許也或身雜優伶或躬訂下考或背挽
舟棹高則高矣亦少辱焉先生烟霄泉石望之如丹鳳
黃鵠豈非今之仙人哉且陶種栢而先生種栢栢管別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十五

離已耳若樹之則勁食之則香蒼顏直節松筠且兄之
而況萬木之凡者乎故園中所詠似陶之冲淡靜遠而
原於天然飄飄乎三山五嶽中人語也然古人淘寫絲
竹未免情薄蒼生而脫屣衣冠又不難膜離白屋已急
人緩內重外輕宜其然也而先生則否每與余聽言當
世惟恐一人一物不得沐膏雨而歌潤澤焉其別乎鄉
父老有曰經心最是陶潛賦遇眼偏多鄭俠圖先生豈
忘天下者哉止一急流勇退而已不足以相之吁世之
人急流中縱目而望渺渺愁余非不欲退退不能勇戴

皆及溺豈一人哉余是以高先生而代爲諸公怖其幸也

濱雲合艸序

夫鴻儒素業而乏風雅蘊藉之致不敢稱爲通材也况正有請爲致語而峻卻者曰翰林學士則可國子祭酒則不可此亦抗顏爲師而不自貶者也然格亦太勁矣余客安州寓居蕭寺與長寧羅省齋先生晨夕相數逮於旬餘清言雅謔有如素識傾倒者久之先生以奇雋不偶年方三十便授明經上第五嶽未平想其胸中芥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十六

帶可吞雲夢八九者乃俛首應州門列諸生賦詩飲酒夷然不屆之韻今之稽中散王奉常也濱行授余以雲州牛景及春圃秋興諸詩命名濱雲合艸皆瀾瀾乎離騷之苗裔乎楚人白雪固難爲和而先生荆產瑤琨之質菁茅之華尤極後來之秀也蓋師嚴道尊固已伊川之立雪何如伯子之坐風觀志誦詩見於艸士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先生他日絃歌別歷內外尚可作黑頭公其所著益清益老頌聖德銘明堂豈可量哉余嘗偃蹇世事出處惘然人以石室同姓率戲呼爲文翁而先

遊戯一官搖落無所事事正似昭諫在吳越幕府晨起
號呼席底失馬於軍門余當戲呼先生爲羅隱異日舉
以似人兩人相知一時與會殆非偶也

歸德彭士報遊艸序

三十年前士未有遊者而亦不習爲詩詩卽間作晨星
夏雪耳近世士以兵革後而強爲遊且盛作詩詩多工
然天下之好客者難好詩者尤難此士之所以益困也
古稱文雅之臺在梁園梁園之下士尚已次則庾元規
之南樓牛奇章之楊幕士猶樂依焉不且奇才秀傑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七

暗投之浩嘆而已彭子士報中原文獻之家也名在梁
園者久矣一日客江州出遊艸以示余太息之性情相
反嗜好不同私以爲元稹不如清老艱澁不如穩切欺
人者易工適己者難愜士報之詩蓋清老穩切自適一
己而不屑益一世之名者也然挾此詩以遊而甚有知
士報者不獨士報不凡而知士報者亦不凡矣詢其淵
源師友實吾同社朱雲子之弟子而吾同黨柳天水之
石交也雲子一代文章臺木拱矣天水以選人久次京
邸竟鮮三徑之資士報酬酢其間欲不以遊窮以詩窮

不可得已然詩以窮而益工遊以窮而益壯老夫之興
不淺騁卒之報且多尚有庶幾於鶴洲鳧渚之好事者
歎

顏吏部伯通詩集序

伯通孝廉時遊宦廬與余友爰大交最浚余方授書雙
城不能共晨夕及伯通入銓余雖登故事後先南北若
相邈然閱三十年後客於皖其公子韶孺始出其詩集
相示興爰大當年酬唱者恍若昨日焉嗚呼爰大官博
士不良于死伯通卽世高會一坏土且爲豪胥所據可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十六

勝懷嘆能世守者惟此一詩耳余何忍不序之哉蓋詩
之於今日固艱言矣少陵之推王楊盧駱等于江河之
流昌黎之推李杜謂爲光武萬丈古人之相服如此近
歷下景陵崑山閩縣通相譏諷爲後生口實殆有似乎
袁淑見謝莊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歟抑又似於秦
在儀何敢言天下事不幸先死遂從而暴其所短歟余
以爲士大夫爲詩不以之爭名而以之適性不以之立
黨而以之怡情天下自有獨知之契後世自有尚論之
公何必嗷嗷爲哉伯通冲懷雅量頌其詩淡靜恬適以

自暢所懷而止大抵山水朋友胎性之所結成數劫所不能壞者也皖之爲國海門在其前龍山在其後河嶽莫靈類生倜儻非常之士故繼伯通而馳譽者指不勝屈而人人猶憶伯通以爲我近代之光祿也余又憶夫爰大十七年詩哀然大部盡喪於兵火不幸無兒得如韜纒藏之甚可惜也

馬佩二皖上吟序

余客於皖上一月餘矣其於吟咏未數數然也一日馬君佩二以皖上吟見質余誦之而曠然動吟思矣佩二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十九

生長龍眠山下而授書於皖皖諸君子莫不奇之然余交於龍眠得見其詩前則坦菴密之後則羹湖翁瞻詩之風格雖非一端大抵皆極清耳樹清莫如桐天清莫如月山清莫如泉蟲清莫如蟬故清則瘦削孤冷凄切蕭疎之意爲多此詩之所以近也佩二庶幾志於清者歟日澄汰之而不已則清虛日來矣皖諸君子爲余言如君之魁梧一美丈夫自當上金馬門入白虎觀行年三十有餘顧作此寂寂柰何余聞之而有慰我佩二也不憶君家周乎方周之未遭逢也特適長安無以發摠

其奇乃市斗酒自灌其足常何聞而異之命代艸疏表
皇一覽詢何何曰臣客馬周所艸也遂三四輩騎健走
去一旦通顯絕倫士豈貧賤足嘆哉君之授書視周之
代艸一也惜未上長安猶盤桓皖上效少遊歎段馬下
澤車以自贖耳使一日易水金臺間效燕趙悲歌慷慨
之士行吟以達于名相鉅卿則此清商雅奏必能布之
管絃儻更能爲萬言書或代爲人艸十策疏亦安在馬
周獨有千古哉古惟禮家稱聚訟今詩家過之余不敢
細論一二但苟小者爲有會而作大者爲不平之鳴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二十

士自成其一士一家自成其一家亦何必雷同爲也據
梧觀月汲泉聽蟬有餘清矣佩二他日爲周今日爲少
遊皆無不可也已

來山艸堂詩集序

歲在辛亥余以一遺老客于皖皖之少年爭以柴桑先
生呼之戲余喜吟冲淡詩也然皖多王謝子弟人人能
詩余尤喜何子篤侯之詩本之以幽情逸致酷似唐中
晚人卓然有以自見也篤侯不以余不足言詩出其大
觀西塢來山艸堂集屬爲之序每嘆詩之一道君相未

嘗以之設科父兄未嘗以之立訓捨當今括帖不爲而獨驅一世之雋才強力者畢智竭能於斯豈非有所希與于後世哉然人有能有不能古體近體五言七言各擅一長不但文筆之異同而已篤侯似于斯道胎性成于自然癖情偏于一致故能敲句鏤章不屑寄人籬落也詳味其胸中蓋亦落落穆穆于人世間功名德業一切法皆可輕擲者乎余尚不願篤侯遂泉石膏肓烟霞錮疾輕以大山小山奉爲宗盟也又聞篤侯蓋善病病固與詩反而詩又與病宜維摩詰天竺疾居士也王右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二五

丞取以爲名氏豈非詩與病宜乎李太夫人奪長吉錦囊焚之曰是兒嘔盡心肝乃已是病又與詩相反也篤侯何擇焉龍之病也行雨必有腥氣鶴之病也非三世人血塗之不能痊是集也腥氣已空血痕猶在以難馴之性爲在陰之鳴天下苟有知音高山流水不妨一奏不然仍作君家第五之名藏之西塢以待後有風流儒雅而已

邠行詩紀序

循良者不必風雅風雅者不必循良二者似乎道不可

得而兼也兩漢武宣明章之世循良多矣以風雅聞者
十無一焉唐有岑嘉州韋蘇州元道州皆風雅君子也
然嘉蘇之政亦十無一聞焉惟道州春陵行少陵以爲
天下得如結六七公爲郡萬物吐氣今讀其行亦但盜
後緩征云爾非有如兩漢之卓犖者也石門姚君書岑
守皖甫一年精吏治悉民隱冰壺玉柱遠邇懷之露冕
行屬邑海暑中戴星徃往七日而畢不以餼牽煩館人
不以謁請勤執事攬風問俗臨水登山得五七言二十
六章韻諸金石情抗烟雲不但風雅一時而已也余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其辭蓋愴然于兵燹之餘饑饉之後獎廉吏憐淳鄉開
荒之猶遲陞科之尚早蘆課之難加溪河之易塞莫不
爲之慘淡經營焉他若望天柱之洞天景玉屋之仙室
鼎二喬之遺井滌太保之臥池懷古悠然有會而作皆
貯於是二十六章中雄鷹之圖一望而辨名郡之誌約
畧可觀本道州之存心合嘉州蘇州之含毫吮墨詩之
高秀清瑩莫是過也以政若彼以詩又若此循良風雅
雖欲不一身兼之何法而推讓未遑歟余于使君故入
也乘一葉訪之蒙客于古寺中交旣不當調老亦不肯

諛以目所覩記蓋感于幾幾兩漢之治績而復澤之以
文彩使余不傳信史冊不皆可疑哉

涌月亭詩集序

余審太平古寺夜臥青蓮閣北牕下夢枕方回忽見斜
月掛牕如玻璃水晶沁徹心骨始信杜老四夏山吐月
殘夜水明樓之句坡公嘆爲絕唱不可易也次日早起
顏子韜孺袖涌月亭詩見屬以序余欣然欲登所謂涌
月亭者不知亭中月於疇昔之夜掛牕間者清光冷韻
何如也波涌則海立峯涌則山高塔涌則如來浮臺涌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則終南見余未前聞月涌也月或謂之盤或謂之鏡或
謂之五緯錯采或謂之七寶合成一日而忽涌於斯亭
不已惟耶顏子登斯亭挹斯月月涌而詩與之俱涌也
不夏惟耶然余旣不能持斧於月之中又不能備鑿削
於月之外空玩其月之自涌而已樂甚且逸甚矣夫詩
不猶是乎其成也不必邀兔園之賞其不成也不必甘
金谷之罰自涌而已矣顏子詩大致師捉月之先生清
新俊逸傑出一時不但有父風而已南朝以來世推顏
謝而才學兩臻尤重光祿余於顏子詩知復其初如會

侯之世焉伯通爲吏部郎時人止可與談風月遺家清
白亦僅一涵月亭而已月固不用錢買父子遂私之以
爲吾家故物可乎顏子世學源長雁蘆稍蕩宕之以擬
月先生則顏氏父子之於月亦猶趙氏父子之於日也
已

南耕堂詩集序

今夏百日不雨老人腳中有鬼謹謝客客有自毘陵來
者見刺不能倒屣秋分之翼日夜始雨喜甚早起兒子
以南耕堂詩集見示曰此昔者曹子涓公欲見我公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五

之詩也亟誦之曰異哉風流儒雅固曹氏之世業乎涓
公更起而陳思益振矣然漢魏以五言古爲創而近體
獨盛於唐非與古異旨也譬如字然古文不得不變爲
篆篆不得不變爲隸隸不得不變爲楷至於楷無所容
其變矣其溢而爲行艸者楷之閏位耳猶風雅頌不得
不變爲騷騷不得不變爲古體古體不得不變爲近體
至于律無所容其變矣其溢而爲樂府者律之餘分耳
以是言之涓公之近體與陳思之五言淵源固合也余
嘗觀于近代以制義爲一事古文辭爲一事詩又爲一

事多其塗以悞之而詩且分雲門曹洞似乎班固必欲
諷遷范曄必欲刺固後來者應居上也余諸不敢信獨
于涓公之詩颯颯然松雨解囑生涼愁者誦之憚困者
誦之瘳病者亦誦之霍余足且跚跚然欲扶牀而起矣
昔唐楊衡讀書廬山詩集爲應進士舉者盜爲行卷擗
捨殆盡惟於一一鶴聲飛上天句惜之誠自得也聞涓
公去冬雪盈丈時活埋五老七賢之間所得句豈止一
鶴聲可傳哉雖然涓公非衡比也公侯子孫必復其初
何遽不追芳建安七子唱酬乎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寢園詩集序

詩於斯爲盛矣以余耳目所逮大氏名世者多縉紳先
生他若徐天池秀才陳白雲隱者秦盧二山人絕少何
也士方以進取爲急不欲以詩分其心猶唐以詩取士
而經術遂荒其弊一也近時則不然人人有社家家成
集不知詩者亦恥矣天下惟吳中盛吳中又蘭陵最盛
薛子公執其一也余獲交公執於盆浦兩過于茲騁五
嶽之奇懷攬九江之秀色方採其雅什編入郡乘以爲
寓公光矣遂並得出所未梓寢園集集凡分爲六部如

燕居酬贈登玩遊戲感懷悲悼以類別之古體近體五
七言又類從之亦既整齊畫一而顧問序於余余不敢
謂不學詩而二十年來一字不出示人非畏其詩禍畏
不能追擬占人而大慚也予不如人萬不如人如我公
執者豈可及哉然諸賢皆謂公執學杜陵余獨謂公執
非不杜陵是學也而氣體亦近於西崑蓋杜陵之不得
不西崑者流風之漸也而學杜陵之不得不似西崑者
學博而才橫故也余將有以實之公執七言律多于五
言律三倍五言律多于七言古四倍而五言古絕少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欲不似西崑得耶然宋初楊大年梅聖俞皆以學西崑
名家故詩人不諱也昔者方山先生以理學文章鳴於
東南不但以詩著史稱名家子孫自有傳學余方欲從
諸薛負牆請益幸歲星子壽二君子欣然友我而國符
使君儼然臨我今又得公執而細論詩焉豈曰從一道
衡遊而已哉他日公執大對此於古人之說詩解頤方
知其究心有素不似一旦通顯而始操觚拈韻者比也

方譽子西江遊艸序

夫貧賤而悲傷羈旅而愁嘆人之常也若以貴遊才俊

問水尋山謁親訪故而亦形之於悲傷愁嘆之音君子
哂之謂其無病而效呻吟也綜其實不狀士各有志喜
怒哀樂碎之陰陽寒暑豈擇人而後有哉情極則喜否
則怒肯會則樂否則哀一動于志雖人人屈宋可也龍
眠方氏笏滿于床戟滿于門固今家之第一而譽子賢
身貴體敬仲攸稱所謂荀陳子弟苟一經行百里之內
太史必有德星之奏者一日惠顧西江泛大江入彭蠡
徜徉于厭原匡廬之間久之得詩若干首皆同邑嫺友
姚羨湖江在潛之所評定也詩之風韻柔和格調高邈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七

而虎氣必上龍性難馴亦遑遑若騷人怨士之不得志
者何哉羨湖在潛流覽萬里凌厲千秋二家之詩已孤
行于世而譽子後先揚起繼父祖太史之芳聲慕者比
之鏞鐘姬者贈之石斧西江遊艸特其一則耳南浦傑
閣序必待夫子安東林皓池詩終期乎康樂微二賢固
無以名王謝子弟微王謝子弟亦無以榮豫章山水耶
譽子以妙絕天下之才而爲領袖山水之什亦辱與孺
仲之蓬歷者遊道其中挹靜深欲狀自下而謀序于南
湖逸叟夫叟之飽患難而醉勞苦雖云窮愁之言易工

求一言之合於古之作者了不可得而譽子出片語隻辭輒令人感悼流連而不已豈非家學天性皆非世俗所企者歟余縱老於禹步終當以君爲大巫矣

楊訥菴陶園近艸序

詩派宗豫章而祖栗里蓋黃振五季之頹風而陶開三唐之正雅也朕陶於晉季矣黃於宋亦季矣後之君子學黃者少而學陶者多陶致濶而言微諷之有情而聞之無罪故足述耳清江訥菴楊先生名在壇坫久矣近筮吏於靖安靖安山園也余曾避兵於是國之寶峰寺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六

當是時伯祥楊子玉章鄒子勞於王事以希踪文疊二山之所爲余不能從不知我訥菴爲架閣爲御戎否訥菴願爲伯祥之康樂與否越數十年而始修文事於一小山園价而郵陶園近艸見示甚矣訥菴之有取於陶園也日涉成趣而閒靖寡言此菴之所以名訥也歟余讀其詩而悲之長沙桓公之於淵明四世矣猶憐惜陰之志而不忍忘況同時一族慷慨悲歌朝夕與其者乎先生雖欲訥于言而不能訥于言之文者詩是也夫蠶之爲繭一絲耳鬱結盤辟而不可驟解繹而理之引千

丈而彌伸祇吐其胸之一線而非有他緒也詩之寄托無所不言而惟言其所不忍言不忍不言者如去喉中之蠅而後快也雖欲訥惡得而訥諸以先生之才不讀書中秘亦乘傳絕域爲一時所震懼之偉人乃於山園與諸弟子講先王禮樂雍雍於緇衣投壺之間昔或深思苦擦以一什半韻自怡還自遣亦可哀也余友伯祥既已化爲雲煙星漢不可得遇而玉章又藏之丘壑岫谷之間亦不可得見聞獨先生猶以陶園一艸寄之粟里里人里人亦何敢酒入舌出朕自念老矣天下詩派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同鄉尚有典型

蔣素書夜光詩集序

余客皖以先一飯故諸君子多暱就之蔣子素書尤後來之秀也寓書余曰二鴻西頑瑤若諸先生皆道某生平願質之甚拜之甚余笑曰道場賢禪師與童壽共論法相因謂壽云君所釋不出人意而橫得高名何耶壽云吾年老故耳亦何必能稱美談素書幸毋墮三先生雲霧中途以先一針爲老成人也雖朕自古君子未有不重先輩而吹毛嚙口以相譏切者有之自近代昉杜

陵之於盧駱也。比之江河之萬里。昌黎之於李杜也。辟
之光苾之萬丈。卽下逮于宋宗派之圖。販諸魯直。辨香
之供上諸南豐。豈若近代之呶呶爲哉。夫詩非似立科
時爲取富貴之資。亦聊以寫性抒情。槩憤懣。拾枯寂。以
自慰。衾影之一物也。昔人曰。元非補假。可得而成。讀素
書。詩清音。嘹唳若秋雁之翔。風明心。颯迥如野鶴之嘯。
月朝來。爽氣襲人。衣裾夜合。幽香侵我。寤寐余不意後
爾者也。蓋今之君子。尊三唐而薄二宋。似也。朕於元則
求。是堂文集。卷之六。三

亦無疵焉。元之超宋而企唐也。元人之興寄。屬而讀書
多也。毋亦其時賢。詰不屑之韻。激于中之五嶽。而吐爲
天外之瀑水。以驚俗。而埒天。漢耶。抑材不盡爲國用。而
器不盡爲時藏。無以自託於來。茲而故爲此。瑆瑆佼佼
耶。素書妙齡。奇質無求於人。兩人求之爲其有珠胎玉
種在也。若曰不願暗投。亦何妨。不明詗耶。

梅湖艸堂近詩刪序

梅湖艸堂近詩刪者。中江汪平子自刪其詩之號也。余
客中江。閱月矣。未識平子。亦未識梅湖。遙聞聲而相思。

耳遠客有持是詩以相示者時新秋快雨枕簟生涼坐而誦焉如對平子周旋折旋如遊梅湖坐對卧對不忍釋也余行且亟客代爲之請序何以序爲哉昭明文選唐人選唐詩選選其可存者而已惟夫子不曰選詩而曰刪詩詩三千而得三百去其十之九矣刪刪其可去者而已由是推之平子之詩固李王孫囊之所不能盡載而唐山人瓢之所不能悉貯者也誦其詩傷時感事吊古懷人峻筆如霜奇懷似雪月晴天柱潮滿海門宜乎字奪張衡家陵汪藻聲聞上國秀甲江南者乎平子

以東南之彥遊西北之區千里平原九邊要害翩翩記室裕裕文人一丘一壑之性情一瓢一衲之行徑其羅昭諫司空表聖之徒歟抑嚴道立鮑以行之徒歟余不得而知也猶於詠高隱者三致意焉少讀元文見趙松雪所詠高隱余恥之夫松雪乃族人子固俟其去而洗坐其者也何辱高隱而泚類以詠爲後之詠五君者非昔之詠五君者也易辨也平子宜詠高隱者其人乎隱者身不踰七尺廬不踰十笏何以得高高其人之潔而已平子出處不能定老壯亦不能知以詩卜之詩之潔

而其人之潔可意也雖不隱乎亦何嘗不高哉

董尚書穆如詩序

董尚書巡撫大江以西星紀一周於天矣部下四民慕
戀之忱如火之於陽燧如水之於方諸如鐵鍼之於磁
石如銅鐘之於蜀山罔不孚也罔不應也旦夕皇皇焉

恐甌卜紗籠奪尚書以去十三郡謳謠錄且成帙而九
江尤甚是何也九江在省上流視他郡爲瘠天行不時
早旣太甚加以軍伍萊氓剝荆榛剝榆劉蕪不克療
饑尚書聞而大感取民間食嚙之晰口棘喉盡傷厥心
求是堂文集卷之六

三十一

爰請於朝蠲正賦二萬以賑兼從章貢漕米萬石同
底湓口四民死而復生骨而續肉皆尚書賜也且擁高
軒御良駟周視環巡題豁屯糧若干題城正額若干父
祖之於子孫春陽之于物彙不是過焉故曰九江尤甚
其能靳不謳謠乎哉卜子夏有之曰情動于中而形于
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旨哉是言尚書之爲
烈也豈第漢之陳蕃名登三事唐之韋丹澤覃八州而
已哉九江之爲屬郡也地稱吳頭楚尾以其近乎吳也

故音多似吳歛以其近乎楚也故聲大似楚些楚些吳
歛雖南方之風蓋風而入雅騷而類頌縱不及古人之
溫厚和平朕美盛德之形容由鮒背以及黃口由黔首
以迨閨紅如本一人如出一口此無他尚書之德貫于
肌膚淪於骨髓雖不解謳謠者如蠹吟鳥唱不知其朕
而朕耳是郡守若令以尚書之心爲心卽以尚書之政
爲政如德翼也者江湖散人山臯漫士守殘抱寂不敢
典謁轅門尚書尚以陶令梅尉之例比之枯株朽木況
以棲鳥游魚私戢高深施於不報而蚕老絲竭不能贊
求是堂文集卷之六
誦千百之一聊先四民引首題曰穆如所紀詩篇匪曰
穆如志尚書之清風高乎百世已耳

楊克正秋詠州序

益詩之爲物也幽而不耀靜而不躁使其人如蛾之赴
火如蟹之將鎗於詩何有哉蘓門不耀之語艸廬致遠
之論殆非三代以下之人所能臻也楊先生克正初以
孝廉縮康瓠學政余曾閱其舉子之文曰筆燕許也而
盧仝乎既而名策燕臺宦遙闕嶺不相見者且十有餘
年今秋癸丑以修志之役聚首棘院殆三閱月唱和篇

什權逾平生余私矚克正閉門歛足淵默雷聲或拙陽
城懷竒元亮咳嗽間絕不一屑意及之其幽靜之度可
測其崖澗也耶既而出棘詠私於余代爲評論余何人
老於鼓刀方思誦讀于詩之一道日以耀躁爲全人之
銘矣而幽不能深靜不能極猶不幽靜云爾克正之于
道全矣無論古近體卽四言中縱謝三百絕近蒼雅此
皆今人所未講也不詳克正命篇之旨昔者禪友于法
席叢林攝衣及履左右呈碍若不可措足者曰何棘乃
爾夫何棘也幽靜者見之猶空中幻花了不可得夫何
求 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種花偶集序

余老矣避居陶村有蓮一池有竹一徑日與二君子周
旋如來宋玉之風頓息趙衰之日兒捧種花偶集至曰
此江令君屬以序者浣露頌之何風雅之悠然遠也作
而唱曰今令極難耳密縣中牟太丘上計必不最矣無
己必如許旌陽之點金庶催科緩焦內黃之占彘庶益

賊潛王葉縣之飛鳧庶期會便否則無當也雖兼是三
焉而風雅亦必不勝任何也時不給也如所稱吳元城
陸浚儀潘河陽陶彭澤非風雅之翹翹者乎朕攷其治
行亦無狀焉耳桺柳州有言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
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君令于
茲再考矣其始至也菁山礫水嘯傲尚紆近薄軍興羽
檄旁午一呼不應鐫譙四至余以爲韻如我公風流蘊
藉應亦束之高閣請埃異日矣何衰朕成集近製且多
于始筮也異哉公肆于文而不肆于吏制於吏而不制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于文天下有兼美焉如是者乎粵自近代其爲詩也始
好爲巨麗調勝而韻不勝繼變爲清洗味腴而氣不腴
時且倩狀而長纒狀而空調高韻逸味雋氣和追踪三
唐矣公允時之傑狀者也公之詩海內自知之公之治
行恐海內知之而尚未盡知之沐其膏者知雨浸其潤
者知河自高視遠者不明余見之備而卒難美盛德之
形容歟昔覬少爲令者曰必良于令車中有白頭在焉
以公之兼才而下質詩于余是亦車中白頭之一驗于

詩中華之所固有也禪非中華之所固有也自佛法入
而後有所謂僧自僧教廣而後有所謂禪狀僧與禪其
保家之素業僧與詩殆行己之外篇自古僧多好詩而
不好禪數自湯惠休而下至宋九僧名或顯或晦人皆
目爲詩僧雖欲自詭爲禪曰句中有眼天下不許也至
若粗而搬柴運米細而扣齋豎着人皆目爲禪師字亦
不識書亦不觀于詩之一道若溪山中童穉從未見鮑
叅軍耳今又不狀詩僧詭爲禪而喜于假借禪僧亦詭
爲詩而喜於游戲由是禪不足見長于詩詩有時而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短於禪甚無謂也具準禪師大復古南源震吼豫楚以
禪重宗門不示余以拈頌語錄獨示以風柯集詩豈謂
余不知禪知詩耶卒業焉觀四言五言七言諸體備矣
體大思深凝狀風雅我用我法一切佛祖放置一邊而
況其餘乎余友天嶽以詩句妙天下與師爲忘年弟同
嗣弘覺老人著也別嶽公十年矣不知二高下焉風泉
石間氣韻之激以及于詩禪之閒定也高詩恨未從
請而得聞之也臺安感風泉之稱譽馬詩于風譬則禪
乎風終而古游陝而北海鼓盪天地無所不周而柯其

小焉者耳使柯而無風枯木寒巖三冬無煖氣亦何能
條暢而扶蘇乎師之詩非詩也禪也又聞南源有泉湮
而復流卽楚莊王得萍實處夫萍不可以實而實故謂
之爲祥使柯可以實而不實亦必謂之爲妖矣柯之不
實無以風之則蠹於中而枯于外師蓋有事于禪焉滃
狀風行雖南源之一滴一流皆通大海何詩之足云乎

茗柯堂初集序

物不可以兩大名不可以兼成蓋有數焉平西張子翰
若圖麻姑山以相覲余謂今之雪蕉矣旣而又以茗柯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堂詩見寄子何於造物求多如此耶幸無覲乎摩詰之
譽也摩詰號詩天子自則曰前身是畫師是敢于以畫
自負終不敢於以詩并負不亦廉哉狀到今摩詰之畫
己不傳而詩盛傳畫壽僅五百歲詩壽蓋無量也子欲
爲其無量壽者乎諒不以初集自限也夫文人之畫異
於畫工者蓋其落筆必有萬卷之氣貯於其中非丹青
之謂也其於詩也亦狀詩幅有限上下古今不能涖泊
補綴毫末其間引之而愈入推之而愈出其入之出之
者何物也豈隱侯一韻遂爲牢籠哉子由是而不怠焉

異日雖奴僕命騷可也況一摩詰乎余于翰若先一飯矣相去七百里歸而十笏之堂懸麻姑圖于几席呼翰若翰若必出與余幸重細論詩

西林古巖禪師語錄序

余家與可丹淵集中凡所謂蘇子平者皆子瞻也子瞻泰玉泉皓自稱姓稱稱天下長老一喝重輕尚且不識何子平之有他日以山溪印可東林從聲色中來從聲色中去當下且失卻秤竿矣余不敏曾謁天童老人希聞法要漢公子孫莫不延訪居厚五十年前不得酒脫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庚

事恨不霹靂從頂門出尚終日依傍文字欲離生死自秤不暇安敢秤人矣西林爲高座道人遺處共狎舊聞不知直指雖豔在囊中不愁走卻而蜂穿紙上那有透時幸古巖禪師振錫東來欲棲靈嶽雲奔壑赴遂得津梁師爲天童下三世嫡嗣與歐嶺晦公分化西江海內聞之稱爲西江雙玉柱今春二公作家相見余從拂椎邊覩看未拈豎時欲一伸喙便覺落第二義二公尚不以鈍根見棄引入勝流近從侍者得讀古師語錄無聲之聲雲中清嘯無色之色雪外空山正使肇覺登壇秤

子平何從呈傷也余友東吳薛叔子楊水如西楚熊石人尹宜子諸君子有晉人十八賢之約皆奉古師爲宗盟清散之風高峻之律可謂曠代一時余猶願以吉了舌頭勘破過關末後句也與可老狂益在於此

雲居晦山師楚遊序

晦師方息匡廬旋移歐嶺如是者六年僕欲從之遊而未得也兒子行偶遇之歸宗荷其開接兼念枯株朽木竟非素昧平生者益悠然欲從之遊而卒未得也今年春師遶楚過憇東西林急命監輿獲接晨夕如三生石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上忽見故人欣慨交集不自忍禁秋杪師自楚歸特過柴門再續前緒更爲依依別去私自恨曰安得天上雲居如古人一粥緣也近師書來寄示楚遊語錄及雜錄得讀而誦之因嘆曰師有三異恒識攸疑苟匪達觀將設賓主受法靈隱不負千華一也旣肩別傳復企高座二也具知得道尚涉慧業三也千華先開戒高座道場而高座實以笑溪爲海寒溪爲河師先後以詩祭之大慧杲之無碍辨才洪覺範之秀孀精進慧業與道寧影國也耶僕馬齒長矣憶二十年前浪遊吳越間徧參天

童徑山金粟浮玉諸尊宿電石火光倏忽翳狀不敢承
荷近於雲居趙州關末後句卒不得握扇洒脫以去宜
師之豁朕齒冷猶以疇昔宗劉同修社事尚欲西江森
水顛頂吸盡不顧僕口之窄也師豈以慧業作筏者哉
衛身有內甲外甲行己有內篇外篇禪體也律甲也禪
義也文篇也篇謀而義立甲具而體和師善導歟僕報
書曰阿雲友風子雨不崇朝而遍天下遊可矣太其楚
而可矣

大林天嶽書禪師散錄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四

甚矣學道之人得明師友之難也不遇善識不聞正法
則思惟何以如聖修行何以如說哉古人喻之矣梵天
以一鍼鋒投於下界之芥子上猶易而得明師友更難
難可知己廬山固遠法師道場唐宋以來宗風尤盛代
有大士遑遑載在傳燈近有百年目所覩記精修教律
尚守雁門正法眼藏竟亡種子天嶽師受列祖付託暫
憩名山偶到故山中耆舊倡淄白迎住大林師汎朕若
辭乃掃石疏泉趺一坐具居朕雪壁偶示風幡拈誦及
酬答遂成散錄僧有求刊以普示者師未可僕敬以請

之曰明師友之難也盲者失足非導不從狂者忘頭不
喚何醒智生悲悲亦生智也師許之可矣僕固鈍者讀
師前錄一如雷震耳而聾一如水澆背而驚況敏者乎
王齊之詩曰慨自一生夙乏慧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
崇淵如師僕託之矣

此山禪師語錄序

余二十年前曾叅天童和尚諸方知識氣息尚微今作
師子吼者過大唐國叢林矣自嘆老老大大恰似張百
會竟不一會無端令廬山踟跳向三十三天祝着帝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單

鼻孔仍落在一寸毛錐上

顯大

神通邈天下老古錐十二

面觀音慈相威相一筆邈就亦似謾頰衰老子不得也
此山禪師源流爲天童四代孫手持一杖勘破天下無
一會禪客一旦風吹到鶴湖邊向三家村裏卓庵江漢
波涌擁至祖庭溜白爭相傳曰此山出世矣或曰威音
佛以前已有此山此山何待今日出世威音佛以前若
無此山此山何故今日出世張子韶曰可惜可惜
踏著此巖石瀉山仰山洞山曹山都不是此山殆破額
山橫出一枝爲師子窟乎語錄傳播侍者欲余向如是

我聞以前書一圓相作序文會碎如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良久曰岫斷峰腰細溪分燕尾長

廬山西林笑堂禪師法語序

笑堂師受靈巖付囑廣法西林作獅子吼者一月山魃木客莫不悄狀畏聞之腦裂也彌天之釋不一津梁遂策杖他去或曰師去後西林捨鈴作人語不知是何祥瑞有解之者曰毒艸旣敷靈樹不蔭嶽神失德江水流慙余曰不厭西林在法窟中一著箇小黑子耳師法身過大千爲一黑子計乎是黑子中有師黑子放日月光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四十一

師在大千中放光炁仍射黑子上但慙黑子無入處耳西林法語旣已流傳知與不知皆作怖勢曰此出窟第一聲也古人益有以喜作佛事者有以嗔作佛事者師得拈示宗風自號笑堂不嗔而喜可知也余家亦有笑笑先生未審所笑何事送師過溪時試一問之師以笑作吼弟子以願解作腦裂有知是中利害者否

東巖禪師黃連語錄序

東巖禪師者臨濟宗斷橋下十五世金明介和尚之嗣子也歲在乙未受星源黃連之請學人機器韓語成錄

傳播叢林遠師移錫西江他憇百福余不獲獲與師相
見旅舍藹朕如舊識也因得讀其錄而遂屬余序之余
幸非多智老翁不勞師掩門自語近者三寸不律與髮
同髡亦何所挾以讚嘆其萬分一乎雖朕余於師殆幾
幾有三緣焉金明塗毒聞者必死遠聞者徐死卒隔千
里外無從一聞早歲則宦游其地寶蓋繡幢尚可述而
志也一緣也黃連一味塞斷天下喉嚨啞者得甯何口
可說亦卒隔千里外無從一嚼中年則客遊其地翠屏
香澗尚可想而懷也一緣也臨濟諸老曾爲張拙說傷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聖

韓休安名覲面相呈不惜蜣螂糞彈惟斷橋一派現等
瓊臺仰望停雲俯窺流水雖佛法無二而偏指不參并
隔四五十年外無從一決垂老能更僕其世而莫逆其
人醇乳醴泉更可挹而注也又一緣也師以儒家少年
及心空第方意丹霞騎古佛之風將推倒一世而禪期
整秀落落穆穆松火橋湯怡然自適揚岐雅志復見於
今矣至若說法親切殺人活人與人奪人語句具在諸
方明眼一一能辨之他如或入或別或拈或頌自朕月
印絕不雷同皆纒纒可發人深省師蓋以黃連爲濫觴

耳異日流通如江如河固不可得而力過也己人亦有
言文章盛而儒術衰語錄多而佛法少其勢不能不屈
禁云朕要非通論也使一喝三拳足明大事一切有句
都歸默朕則百世而下尚不知臨濟爲何物而況斷橋
哉學人之不能已於斯刻也殆爲慧命計也

同安法璽禪師語錄序

銓巖居士年十五時上匡廬謁憨大師大師授記曰居
士他日文人也幸不忘此事教以不分章讀中庸法讀
至萬遍如有疑處憨山與居山點出且撫朕曰憨山老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四

矣恐不復再見余退而如法讀之不敢忘甫知發問頭
而大師果遷化嗣後閱五燈錄見中庸開卷三句被大
慧呆註破屋上架屋鈍置人於語言文章中不啻糊窓
故紙何能猩猩喚猩猩也乎居士行且老偶向馬祖踏
殺天下道場遇憨大師孫嗣傘居大士者道號法璽由
龍門遷鳳嶺今叢林所稱同安和尚也嗚呼居士離大
師四十五年而始獲見其紹法之孫似余先一飯而四
海彌天又稱世講且知五乳齊垂通曹溪一滴者今尚
有人宜何如慶喜也和尚初住同安志勤光復一旦飛

錫四嚮信施嶽伯欣欣清俸首助此與三篋束灶一茅
蓋頭者作用可同年而語哉狀此有爲功德也及誨以
語錄披頌久之如松風謾謾石泉泠泠入耳悠狀有會
澆背陡狀若驚正同中庸一書童孺皆能上口百歲老
翁有終不能了狀於中者臨濟家兒風規依狀如在也
居士游戲諸老間無可借頓幙頭處竊嘆六祖五宗共
是如來之種近門戶角立萬別千差獅子窟中互相嚙
齧何其舛歟如我慙大師舉首天外智近無師而針芥
有人灼狀不昧尚聞有欲與紫栢列之橫出一枝者不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五

知家有宗圖國有譜學與燈傳一也沐浴佩玉而不兆
不沐浴佩玉而兆兆何必元子也榜有邑目人謂之榜
花何必四姓及鍛鏤王家也蓋如來禪祖師禪殆曹溪
所訶仁者妄生分別苟能自肯方休則擊竹拈花同出
一手耳和尚圓頂方袍毵毵短髮芭蕉拄杖或奪或予
而善氣迎人酷似憨大師方丈接待時且不妨橫掣風
顛呵佛罵祖師唱誰家曲尚煩諸方致問乎雖狀居士
有一轉語請法璽椎碎印文八字不成以字不就又將
何法爲人

能仁古崖壁禪師語錄序

古師以一杖一衲一軍持冷狀而至四顧能仁寺之天王殿已鞠爲馬廐矣橫風直雨燠日寒星竟無古香爐腳可煨也慨狀曰茲非白雲端之法堂乎白雲與山僧同產衡陽同紹臨濟誓必光復之一日文子遇之於道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客有知師者謂余曰此少年長老二隱之子林野之孫密雲之重孫也因心識之無何艸單孤坐經年而殿之如馬廐者忽現爲兜率宮相矣由是僧衆暨戒弟子發愿請師居鐵佛殿爲方丈師良久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異

默狀且亟請語錄流通師曰山僧未上堂止有機緣拈頌少少許白雲夙事翰墨山僧不狀恐世眼墮文字窠曰反滋笑端文子戲舉楊岐語白雲話曰儻者渠愛人笑師怕人笑乎師亦微笑曰如是居士其爲山僧序之余曰昔陸文安自稱闢得時文若文子止闢得語錄時文出自秀才心肝尚可造鈔今語錄如山亦將安用徒汗白馬爲哉直宜堆作池灰以待來劫西域道人問耳雖狀此灰爐中寧無星星爆發令大地山河一時隕滅乎臣深探不可猝獲聞掃忘帚聞帚忘掃亦語錄中

得力字也師語太切近正恐燎着眉何必仕院上堂
如古德所譏癘疾相似狀後謂之出世度人哉余觀師
風度視世間法不啻一莖艸提起便放於出世間法亦
不啻一莖艸拈起便用仍舉白雲語句讚嘆曰自有一
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10529

友堂文集

卷之六

四七



友師伯人其字亦微矣口知老手其為山僧
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不啻一莖艸拈起便用仍舉白雲語句讚嘆曰自有一

風與麻母間去不啻一莖艸拈起便放於出世間法亦

破古意祖師麻衣臥以知對語之出世與人姑余贈詞

升代半出瑞語大我我五恐恐善昏手師必升到土堂

10529

